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嵇 鸿科幻小说近作

失踪的雪狮



失踪的雪狮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嵇 鸿科幻小说近作
福建教育出版社

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
嵇 鸿科幻小说近作

失踪的雪狮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市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(三明市新泉路 6 号 邮编 365001)

787×1092 32 开本 4.875 印张 101 千字 2 插页

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7-5334-1493-4/G·1135 定价:5.9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梦之神	(1)
“X1”号	(6)
再现的历史	(11)
特种试验医院	(17)
幽灵湖	(24)
图画上的奇迹	(29)
W 高层建筑	(38)
博士死亡以后	(46)
神秘的坦克	(56)
远探水晶山	(65)

囚室魅影	(82)
古尸奇闻	(96)
海底恐龙	(106)
珍奇动物的创造者	(122)
陆判官	(132)
失踪的雪狮	(142)

梦 之 神

电视台今晚出了事！

荧屏上，奇奇最爱看的《说梦话》突然销声匿迹，只有一片闪亮的光点。往常，这档节目晚上七点正开始，连半分钟都不差；可现在……

奇奇想着昨夜播放的那个节目，描绘一个孩子在开满野花的江边蹁跹，没想到突然从江水里窜上来一条毒龙，伸出巨爪将他攫入江去，溅起了百丈浊浪，那孩子绝望地大叫起来……

这情节把奇奇抓住了。他仿佛又进入了梦境，因为恰恰在前一天的夜里他就做了这么个梦，不仅孩子的面貌酷肖自己，就连环境都一样。他怀疑自己又开始做起同一个梦来。然而不是。不过，他的梦到此便结束了，因为他大叫一声“啊呀！”便醒来了；可荧屏上却将他断了的梦又继续下去：那孩子在狂涛中与毒龙搏击，他镇定，沉着，勇敢，机智，最后竟然将毒龙击败，驱使它潜入水底；然后，他就从容不迫地踏着滔滔的巨浪上了岸。“我成了英雄！”当时奇奇高兴得叫起来，一时竟分不清荧屏上的主人公和自己。

在他的梦里，他实在是没有胆量与毒龙搏斗的，他已经吓破了胆。这也并不奇怪，奇奇的胆子本来就小得很。从他

懂事起，爸爸妈妈一贯对他过分的保护，哪怕是小得很的困难，他也毫无办法对付，最终还得求助于爸爸妈妈。



然而，这个电视节目给他的启示太大了。他觉得以后应该好好锻炼自己，要像那个孩子战胜毒龙那样战胜困难。他时时想象着那个从未露过面的节目主持人——“梦之神”，总觉得应该是一位聪明、美丽的女神。

突然，荧屏上出现了主持人——“梦之神”。啊，竟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。他瘦瘦的，戴副秀郎架眼镜，连头发都花白了。“梦之神”现在说话了：

“真不幸，”他紧蹙眉毛，“我的‘梦之使者’失踪了，昨夜没有收集到孩子们的梦，所以这个节目也只能暂时停止，为此向小观众们致以歉意！”

扫兴！不过，等着就是了。可“梦之使者”是什么？收

集孩子们的梦又是怎么回事？——这个闷葫芦对奇奇来说是无法打破了。

“梦之神”的“梦之使者”是一只会飞的超微型机器。它像一只蚊子那样每夜飞入孩子们的室内，接收入梦孩子们的脑电波，返回以后，电波放大变为图象，“梦之神”根据梦情分析做梦孩子的心理，然后针对性地修改或补充梦境，制成电视片，对小观众们进行教育。多日来，从他收集到的梦来分析，孩子们妄自尊大、骄傲、妒忌、自私以及依赖大人等的心理缺陷很多，反映了独生子女一个共同的倾向。“梦之神”有的放矢地将梦加工改编后播放。

记得有一次他收集到一个梦：一个胖小子把爸爸当马骑，用鞭子抽打“马”屁股，向密林飞驰。奔着奔着，爸爸竟变成了一匹真的马。胖小子高兴得大喊：

“我有了自己的马啦！”

由于他的鞭子抽打得过凶，那马不堪痛苦而将他掀了下来。自然，他的梦至此也就结束了。

“梦之神”根据梦情，推断出这个孩子由于爸爸的特殊宠爱，已发展到骄横跋扈的程度。“梦之神”立即进行改编加工，并将梦情继续发展下去：胖小子从马背上摔下来以后，困难地爬进密林，在一棵巨松旁边发现一张摊开的虎皮，便吃力地躺在上面。谁知那虎皮忽然卷了起来，将他紧紧裹住。眨眼间，胖小子竟变成了一只凶猛的老虎，可他自己并不知道。他回家了，没料到吓坏了所有的人，连他的妈妈、奶奶见了也都没命地逃走了。终于，他从镜子里发现了自己——一只吓人的老虎。结局是：这只老虎垂头丧气地走回到密林里去

了。

这个节目播放以后,《说梦话》第二天就收到了数以万计的观众来信,其中几千个孩子一致表示今后一定清除自己身上“小皇帝”的恶劣习气;也有很多爸爸、妈妈的来信,向《说梦话》表示感谢,并决心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法。

所以说,“梦之神”所制作的电视片是对广大孩子心理病的一种形象性的治疗。从短期间的调查来看,效果确实是显著的。

然而,“梦之使者”失踪了!

孩子们的梦收集不到了,《说梦话》中断了!千千万万的孩子、家长都在翘首等待,他们希望这档节目明天就能继续播放。

事不宜迟,“梦之神”立即派出侦察兵去追踪。那是一只内部装置着复杂仪器的“鹰”。它展翅飞出去了,它那善于发射、接收各种射线的眼睛在夜空里到处搜索,终于探明:“梦之使者”被一只蝙蝠所吞食;如今正在它的肚子里。

“迅速将蝙蝠捉拿归案!”“梦之神”马上发出指令。

在一个深邃的山洞里,侦察兵“鹰”终于找到了猎物。但是,这位不速之客却受到了洞内数以千计的蝙蝠的包围、袭击。它的发报机被蝙蝠搏击破坏,无从将信息传递到“梦之神”那儿。

“梦之神”焦急地等待着,“我的侦察兵啊!你在哪儿?”他痛苦地伏在工作台上,几乎绝望了。“不!”他突然挺起身来:“我的‘鹰’一定会回来!它虽然遇险,一定会战胜困难回来!”

啊哈！侦察兵果真回来了！它负伤的爪子牢牢地攥着那只蝙蝠胜利地回来了！

“梦之神”从蝙蝠肚里取出了“梦之使者”。当夜，它又接受任务到孩子们那里寻梦去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《说梦话》照常播放。自然，这段惊险的经过，奇奇以及千万小观众也都知道，因为，“梦之使者”和侦察兵“鹰”早已将自己的亲身遭遇各自摄成了图象，就在当晚与小观众们见了面。

“X1”号

他终于醒来了，浑身肌肉在收缩，感到透骨的冷。

他记起，是在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遇上风暴才出事的。可怕的风暴啊！还没来得及准备，船就失去了控制，一阵阵呼啸声，分不清是风还是浪，只觉得黑暗中惊涛骇浪在包围他和同伴们，把他们抛向半空，又摔进海底，随后就失去了知觉。

他睁开眼，初升的太阳光亮刺得他好难受。但是他还是把眼睁得很大。

如果现在是早晨，那么离出事不过两小时左右，不会再长了，否则自己决不会重新获得生命。

小张比他苏醒得早，现在已经困乏地趴在他的身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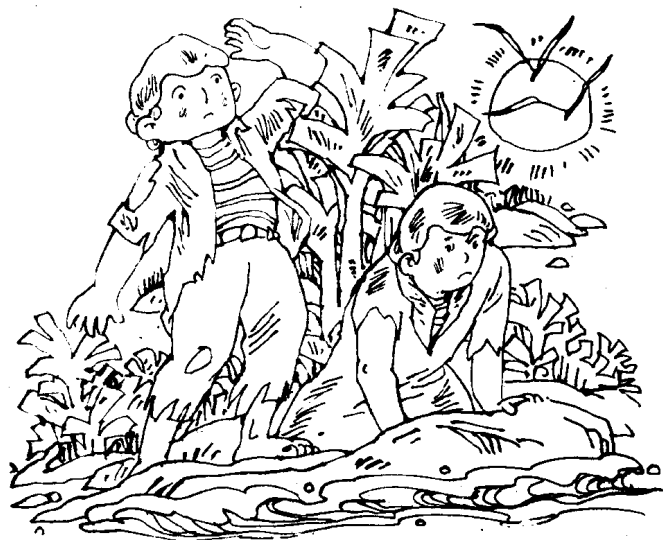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李！”小张声音颤抖着，“咱们还活着，可是老陈……”

“是的，也许他……”小李想掩饰心里的悲伤，转过话头：“我渴。”

提到渴，小张顿时觉得嘴巴苦涩难熬。是的，他们已经喝够了海水。现在最紧要的第一件事是找到淡水，虽然他们的心被老陈牵着。

一股求生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站起身来，抬起头：满眼是

一色的木麻黄树，小岛从头望得到尾，狭长狭长的，像一条小街。两个年轻人心惊肉跳，意识到灾难并没有结束——木麻黄是不需要淡水就能成长的，在这么小的荒岛上能找到解渴的淡水吗？看来，不被海浪吞噬，也许要渴死在荒岛上了。



他们吃力地走着，除了十几步以外被木麻黄树遮蔽的海岸以外，已经搜遍了每个角落，却连一条小小的水沟都没发现。唯一的希望，便是能下一场雨，哪怕是毛毛细雨也行，他们可以从衣衫里拧出救命的淡水来。然而，抬头仰望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天空里连一丝云彩也没有。这时候的阳光并不强，但他们觉得是一团烈火压在他们的头顶上，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受，于是瘫坐在地上了。

他们无法知道，自己是身处北纬9度、东经113度的荒岛上，因为所有的仪器都已经沉入海底。现在虽已深秋，却

比温带的炎夏还要炙人。就近，海水哗哗地冲击着岸边的珊瑚礁石，激起白色的泡沫，似乎是在对他们进行威胁。

两个年轻人闭着眼睛躺下了，绝望使他们更加萎顿。他们不想再耗费气力去向大自然乞求。在昏昏沉沉的时刻，他们感到很遗憾：没有同老陈再见一面，特别是没有能够到达目的地，把任务完成。

其实，他们的目的地——那个才从海底升起没多少年的新涌岛，就在离他们几十海里的地方。

新涌岛已经成为真鲷和梅花参集中的地方了。红色蓝斑的真鲷是上等食用鱼，而梅花参则是高级海参，因此新涌岛自然就成为一个价值极高的渔场了。但是，在这亚热带地区，捕捞上岸的海产必须冷藏起来，然后运往大陆。老陈就是为在新涌岛上建造冷库才带着两个年轻助手来视察的。他固执地要走海路，不乘直升飞机是因为对大海特别有感情，而那只汽艇又那么小，怎么经得起风暴的袭击呢？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老陈半辈子在空中、海上来往没出过事，想不到这一次竟破了例。也许，这第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。那风暴来得这样突然，叫人措手不及，该诅咒的便是它！

正当两个年轻人将又一次失去知觉的时候，却被一声轻微的呼唤惊醒了。他们几乎是同时睁开眼睛的，“嗨！那不是老陈吗？”

是的，老陈像是闯入他们梦境来似的，手里拎着只塑料袋，里面满满地盛着透明的水。

然而这不是梦境。刚才年轻人没有走到的那丛木麻黄遮蔽的海岸，正是老陈苏醒过来的地方。他从树缝里发现了两

个年轻人，他的低微而嘶哑的呼唤没有能传到他们的耳际。

现在，老陈已经将水递到他的助手面前了。小李迷迷糊糊地喝了几口以后，把塑料袋递给了小张。小张仰起脖子“咕嘟咕嘟”喝了个精光，虽然还不够痛快，头脑却清醒多了，浑身也增长了力气。这种普普通通的淡水，现在却成了最上等的饮料，又凉又甜，简直是甘露，不，是活命之水！

接着，好奇心又驱使年轻人追问淡水的来源了。

老陈指指大海，他没有说话，因为他十分衰弱，没有力气。

可是，两个年轻人却固执地摇头：简直是开玩笑！海水，苦涩而咸的海水，要淡化它非得有复杂的设备不可，然而在这孤独的荒岛上，两手空空，要淡化海水怎么可能呢？

这两个大学刚毕业，来给老陈当助手的年轻人，自然不了解老陈多年来的研究工作。老陈从普通的绿色植物中提炼出一种黑色粉末——“X1号”物质。这种物质在水中与氢氧化合，发生汽化作用，每克能吸收32700卡热量，比氨水汽化吸热强100倍，一大桶水只要放进一点点粉末就立刻冻结。在冻结过程中，由于晶体结构的内在要求，纯水单结晶从中分离出来，而溶解于海水中的盐类大多被排斥在外，于是冰块变淡了。

幸而老陈随身带着盛有这种粉末的一个小型金属瓶，才制成了这袋淡水，它是由冰块化成的。但是，在他发现年轻助手的时候，那个放在岸边的金属瓶却被海浪卷走了。小李和小张并不知道，当他们喝着“甘露”的时候，老陈还在忍受着奇渴的煎熬。然而，现在“甘露”却已经一滴不剩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空中传来了马达的轰鸣——新涌岛派出的直升飞机寻找他们来了。他们挥舞着白色的手帕，飞机渐渐向荒岛降落。

老陈左右手握住两个年轻人的臂膀，用嘶哑的声音抱歉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你们刚刚踏上工作岗位，就吃了苦！”

再现的历史

搬家了！我们又要搬回到十七年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去。我不知道心里有多高兴，真希望今天就搬，但是爸爸却决定要明天才搬，说什么明天才是十七足年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

幼年时期的故居，印象已很模糊，依稀记得屋外有一片碧绿的草坪，窗前的两棵石榴树，春深季节开放着鲜红的花，远望如两树烈火。但回忆总不如亲眼再去看一看的好。我可等不到明天，放学以后，我就直奔那幢美丽的住宅去。

我走过草坪，来到窗前。窗台不过齐胸高，我当然免不了要隔窗望一望屋里了。说来可笑，空荡荡的屋子有什么看的价值呢？难道这里可以追忆幼年时代的一切吗？然而好奇心还是驱使我这样做了。

我双手搭上窗台，透过玻璃向屋里望去，我的心忽然怦怦地剧跳起来。我怀疑自己眼前出现了幻景：我揉揉眼，凝神静息，再往里瞧，一点没错：清清楚楚地，爸爸坐在书桌前，很年轻，头发乌黑，但双眉紧锁，还用左拳往桌上重重地击了一下。这使坐在靠墙沙发里的一个幼孩大吃一惊，愣愣地放下手中的玩具汽车。这个幼孩怪面熟的，哦，想起来了！他跟我幼年时期相片上的面貌多像啊！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！

不容我多想，房门轻轻地推开，进来一个阿姨，她右手端着个茶杯，送到爸爸面前的桌上。当她走近前来时，我才看清，是我的妈妈。她年轻、美丽，没有一丝一毫如同现在这样的老态。

妈妈似乎在劝慰爸爸。爸爸沉默不语，还不断地摇头。这一切，好像是在放映无声影片，只能从人物的神情动作来揣摩他们的思想感情。

突然，房门猛地打开，冲进一伙人来。我一时没法去数他们是几个，我只看清他们的左臂上都套着红色的袖章。为首的是个高大个子，眉尖上有个Y形伤疤。他凶神恶煞般地指着爸爸在骂。爸爸从椅子上挺身站起来，仿佛在申辩。高大个子右手一举，脖子伸长，嘴巴张大，似乎是喊了句什么口号；那些同来的家伙也作了同样的举动，其中一人陡然从人群里挤出来，我这才看清他一手拎着只桶，一手挟着卷纸。他走到书橱边，放下桶，从桶里拿起刷子，往墙上猛刷几下，拍地抽出張标语贴上，上面写着：“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！”转眼间，又是一张贴在右边：“砸烂臭专家的狗头！”……那高大个子一挥手，人群忽然散开，翻箱倒柜，开橱砸锁地行动起来。霎时，书橱里所有的书被摔了满地。爸爸心疼地上前阻拦，却被两个家伙挟持住。那高大个子捡起一本线装书，在爸爸面前晃一晃，一面骂着，一面使劲撕碎，扔在地上。爸爸挣扎着，似乎想挣脱被揪住的双臂，去阻挡那野蛮行为，却被另一个家伙揪住头发，将头揪往胸前。妈妈脸色刷白，怔怔地站着像个木头人；沙发上的幼孩从惊呆的状态